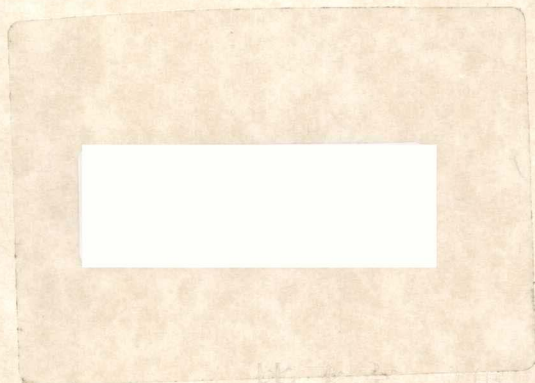


# 相爱的日子



毕飞宇 著  
Bi Fei Yu Zhe

相爱的日子

毕飞宇  
文集

相爱的日子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爱的日子/毕飞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毕飞宇文集)

ISBN 978-7-02-010131-3

I. ①相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4765 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0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 插页 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131-3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自序

毕飞宇

这套文集收录了我从 1991 年至 2013 年之间的小说,是绝大部分,不是全部。事实上,早在 2003 年和 2009 年,江苏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分别出版过我的文集。江苏文艺的是四卷本;上海文艺的是七卷本;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集则有九卷。递进的数据附带着也说明了一件事,我还是努力的。

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小说不是逻辑,但是,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,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。现在我想再补充一句,在我看来,这个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“成名作”和“代表作”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意义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,他们愿意为我再做一次阶段性的小结。老实说,和前两次稍有不同,这一次我有些惶恐。写作的时间越长,我所说的那个走向就越发地清晰,——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么?——它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呢?

我写小说已经近三十年了,别误会,我不想喟叹。我只是清楚了一件事,以我现在的年纪,我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了,也做不来了。我只能写一辈子。说白了,我只能虚构一辈子。可再怎么虚构,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愿望,我精神上的走向不是虚构的,我渴望它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。

2014年6月7日于南京龙江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男人还剩下什么 .....   | 1   |
| 生活在天上 .....     | 12  |
| 白夜 .....        | 27  |
| 款款而行 .....      | 38  |
| 手指与枪 .....      | 47  |
| 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 ..... | 59  |
| 元旦之夜 .....      | 70  |
| 怀念妹妹小青 .....    | 81  |
| 阿木的婚事 .....     | 93  |
| 蚰蚰 蚰蚰 .....     | 106 |
|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.....  | 120 |
| 与黄鳝的两次见面 .....  | 131 |
| 地球上的王家庄 .....   | 147 |
| 彩虹 .....        | 157 |
| 相爱的日子 .....     | 170 |
| 家事 .....        | 187 |
| 睡觉 .....        | 204 |
| 1975 年的春节 ..... | 221 |

大雨如注 ..... 235

虚构 ..... 255

## 男人还剩下什么

严格地说,我是被我的妻子清除出家门的,我在我家的客厅里拥抱了一个女人,恰巧就让我的妻子撞上了。事情在一秒钟之内就闹大了。我们激战了数日,又冷战了数日。我觉得事情差不多了,便厚颜无耻地对我的妻子说:“女儿才六岁半,我们还是往好处努力吧。”我的妻子、女儿的母亲、市妇联最出色的宣传干事,很迷人地对我笑了笑,然后突然把笑收住,大声说:“休想!”

我只有离。应当说我和我妻子这些年过得还是不错的,每天一个太阳,每夜一个月亮,样样都没少。我们由介绍人介绍,相识、接吻、偷鸡摸狗、结婚,挺好的。还有一个六岁半的女儿,我再也料不到阿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。阿来是我的大一同学,一个脸红的次数多于微笑次数的内向女孩。我爱过她几天,为她写过一首诗,十四行。我用十四行汉字没头没脑

地拍植物与花朵的马屁,植物与花朵没有任何反应,阿来那边当然也没有什么动静。十几年过去了,阿来变得落落大方,她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把十四行昏话全背出来了,她背一句我的心口就咯噔一次,一共咯噔了十四回。千不该,万不该,我不该在咯噔到十四下的时候忘乎所以。我站了起来,一团复燃的火焰呼地一下就蹿上了半空。我走上去,拥抱了阿来,——你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哪儿?在我家客厅。

别的我就不多说了,再交代一个细节。我的妻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了。刚刚蹿上半空的那团火焰“呼”地一下就灭了。客厅里一黑,我闭上眼。完了。

妻子把一幢楼都弄响了。我不想再狡辩什么。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,再狡辩就不厚道了。我的妻子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口气和形体动作对我说:“滚!给我滚!”我对我妻子的意见实在不敢苟同,我说:“我不想滚。”妻子听了我的话便开始砸,客厅里到处都是瓷器、玻璃与石膏的碎片。这一来我的血就热了。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,女同志能做到的事,我们男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。我也砸。砸完了我们就面对面大口地喘气。

妻子一定要离。她说她无法面对和忍受“这样的男人”,无法面对和忍受破坏了“纯洁性”的男人。我向我的妻子表示了不同看法。阿来为了表示歉意,南下之前特地找过我的妻子。阿来向我的妻子保证:我们绝对什么也没有干!妻子点点头,示意她过去,顺手就给了她一个嘴巴。

事态发展到“嘴巴”往往是个临界。“嘴巴”过后就会产生质变。我们的婚姻似箭在弦上,不离不行,我放弃了最后的努力,说,“离吧。我现在就签字。”

离婚真是太容易了,就像照完了镜子再背过身去。

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,关于我离婚的理由,亲属、朋友、邻居、同事分别用了不同的说法。通俗的说法是“那小子”有了相好的,时髦一点的也有,说我找了个“情儿”,还有一种比较古典的,他——也就是我——遇上了韵事,当然,说外遇、艳遇的也有。还是我的同事们说得科学些:老章出了性丑闻。我比较喜欢这个概括,它使我的客厅事件一下子与世界接轨了。

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我的邻居。他们说,老章和一个“破鞋”在家里“搞”,被他的老婆“堵”在了门口,一起被“捉住”了。性丑闻的传播一旦具备了中国特色,你差不多就“死透了”。

我签完字,找了几件换洗衣服,匆匆离开了家。我在下楼的过程中听见我前妻的尖锐叫喊:“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!”

我临时居住在办公室里。我知道这不是办法,然而,我总得有一个地方过渡一下。我们的主任专门找到我,对我表示了特别的关心,主任再三关照,让我当心身体,身边没有人照顾,“各方面”都要“好自为之”。主任的意思我懂,他怕我在办公室里乱“搞”,影响了年终的文明评比。我很郑重地向主任点点头,伸出双手,握了握,保证说,两个文明我会两手一起抓的。

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不好。唯一不适应的只是一些生理反应,我想刚离婚的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,一到晚上体内会平白无故地蹿出一些火苗,蓝花花的,舌头一样这儿舔一下,那儿舔一下。我曾经打算“亲手解决”这些火苗,还是忍住了。我决定戒,就像戒烟那样,往死里忍。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,对自己就不能心太软。就应该狠。

但是我想女儿。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了,把一切都忘掉,生活完全可能重新开始,重新来,我不允许与我的婚姻有关的一切内容走进我的回忆。我不许自己回忆,追忆似水年华是一种病,是病人所做的事,我不许自己生这种病。

我惊奇地发现,我的女儿,这个捣蛋的机灵鬼,她居然绕过了我的回忆撞到我的梦里来了。

那一天的下半夜我突然在睡梦中醒来了,醒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正在做梦的,然而,由于醒得过快,我一点也记不得我梦见的是怎么了,我起了床,在屋子里回忆,找。我一定梦见了什么很要紧的事,要不然怅然若失的感觉不可能这样持久与强烈。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,是我的女儿,在喊我爸爸。那时正是下半夜,夜静得像我女儿的瞳孔。我知道我产生了幻听。我打开门,过廊里空无一人,全是水磨石地面的生硬反光。过廊长长的,像梦。我就在这个时候记起了刚才的梦,我梦见了我的女儿。离婚这么久了,我一直觉得体内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,空着一大块。现在我终于发现,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。这个发现让我难受。

我关上门,颓然而坐。窗户的外面是夜空。夜空放大了我的坏心情。我想抽烟,我戒了两年了。我就想抽根烟。

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我的前妻。她披头散发。我对她说:“还我女儿!”

“你是谁?”

“我是她爸!”

“你敲错门了。”

她说我敲错门了。这个女人居然说我敲错门了!我在这

个家里当了这么多年的副家长，她居然说我敲错门了！我一把就揪住了她的衣领，大声说：“九〇年四月一号，我给你打了种，九一年一月十六，你生下了我女儿，还给我！”

我想我可能是太粗俗了，前妻便给了我一耳光。她抽耳光的功夫现在真是见长了。她的巴掌让我平静了下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们谈谈。”

这次交谈是有成果的。我终于获得了一种权利，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下午由我接我的女儿，再把我的女儿送给她的妈妈。前妻在我的面前摊开我们的离婚协议，上头有我的签名，当时我的心情糟透了，几乎没看，只想着快刀斩乱麻。快刀是斩下去了，没想到又多出了一堆乱麻。前妻指了指协议书，抱起了胳膊，对我说：“女儿全权归我，有法律作保证的。你如果敢在女儿面前说我一句坏话，我立即就收回你的权利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。”

前妻说：“你现在只要说一句话，下个星期五就可以接女儿了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我警惕起来。

“阿来是个狐狸精。”前妻笑着说。

我把头仰到天上去。我知道我没有选择。我了解她。我小声说：“阿来是个狐狸精。”

“没听见。”

我大声吼道：“阿来是个狐狸精！好了吧，满意了吧？”

“握起拳头做什么？我可没让你握拳头。”前妻说。

女儿正站在滑梯旁边。一个人，不说一句话。我大老远就看见我的女儿了，我是她的爸爸，但是，女儿事实上已经没有爸爸了。我的女儿大老远地望着我，自卑而又胆怯。

我走上去，蹲在她的身边。才这么几天，我们父女就这么生分了。女儿不和我亲昵，目光又警惕又防范。我说：“嗨，我是爸爸！”女儿没有动。我知道就这么僵持下去肯定不是办法，我拉过女儿的手，笑着说：“爸带你上街。”

我们沿着广州路往前走。广州路南北向，所以我们的步行也只能是南北向，我们不说话，我给女儿买了开心果、果冻、鱼片、牛肉干、点心巧克力、台湾香肠，女儿吃了一路。她用咀嚼替代了说话。我打算步行到新街口广场带女儿吃一顿肯德基，好好问一些问题，说一些话，然后，送她到她的母亲那里去。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与我的女儿对话。好好的父亲与女儿，突然就陌生了，这种坏感觉真让我难以言说。

一路上我们一直没有说话。后来我们步行到了安琪儿面包房。这由一对丹麦夫妇开设的面包铺子正被夕阳照得金黄，面包们刚刚出炉，它们的颜色与夕阳交相辉映，有一种世俗之美，又有一种脱俗的温馨。刚刚出炉的面包香极了，称得上热烈。我的心情在面包的面前出现了一些转机，夕阳是这样的美，面包是这样的香，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？我掏出钱包，立即给女儿买了两只，大声对女儿说：“吃，这是安徒生爷爷吃过的面包。”

女儿咬了一口，并不咀嚼，只是望着我。我说：“吃吧，好吃。”女儿又咬了一口，嘴里塞得鼓鼓的，对着我不停地眨巴眼睛，既咽不下去又不敢吐掉，一副撑坏了的样子。我知道女儿在这一路上吃坏了。我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样，拼命给女儿买吃的，就好像除了买吃的就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事了。我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中国男人一样，即使在表达父爱的时候，也是缺乏想象力的。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，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。

然而,再平庸我也是我女儿的父亲。我是我女儿的父亲,这是女儿出生的那个黎明上帝亲口告诉我的。要说平庸,这个世界上最平庸的就是上帝,捣鼓出了男人,又捣鼓出了女人,然后,又由男人与女人捣鼓出下一代的男人和女人——你说说看,在这个世界我们如何能“诗意”地生存?如何能“有意义”地生存?我们还剩下什么?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,除了女儿,我一无所有。而女儿就站在我的面前,一副吃坏了的样子。我的心情一下又坏下去了,这么多年来我还真是没有想过怎么去爱自己的孩子。这让我沮丧。这让我想抽自己的嘴巴。我从女儿的手上接过面包,胡乱地往自己的嘴里塞。我塞得太实在了,为了能够咀嚼,我甚至像狗那样闭起了眼睛。

吃完这个面包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夕阳还是那样好,金黄之中泛出了一点嫩红。我打发了去吃肯德基的念头。我低下脑袋,望着我的女儿。女儿正茫然地望着马路。马路四通八达,我一点都看不出应当走哪一条。我说:“送你到你妈那边去吧。”女儿说:“好。”

再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我决定带她去公园。公园依然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地方,几棵树,几湾水,几块草地,煞有介事地组合在一起。这一天我把自己弄得很饱满,穿了一套李宁牌运动服,还理了一个小平头,看上去爽朗多了,我从包里取出几张报纸,摊在草地上,然后,我十分开心地拿出电子宠物。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注视那只电子猫,看那只猫如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,如何开导我们的想象力。

女儿接过电子宠物之后并没有打开它。女儿像一个成人一样长久地凝视着我,冷不丁地说:“你是个不可靠的男人,

是不是？”

这话是她的妈妈对她说的。这种混账话一定是那个混账女人对我的女儿说的。“我是你爸爸。”我说，“不要听你妈胡说。”但是女儿望着我，目光清澈，又深不见底。她的清澈使我相信这样一件事：她的瞳孔深处还有一个瞳孔。这一来女儿的目光中便多了一种病态的沉着，这种沉着足以抵消她的自卑与胆怯。我没有准备，居然打了一个冷战。

我跪在女儿的对面，拉过她，厉声说：“你妈还对你说什么了？”

女儿开始泪汪汪。女儿的泪汪汪让做父亲的感觉到疼，却又说不出疼的来处。我轻声说：“乖，告诉我，那个坏女人还说爸爸什么了？”

女儿便哭。她的哭没有声音，只有泪水掉在报纸上，“叭”地一颗，“叭”地又一颗。

我说：“爸送你回去。”

女儿没有开口，她点了点头，她一点头又是两颗泪。“叭”一下，“叭”又一下。

当天晚上办公室的电话铃便响了。我正在泡康师傅快餐面，电话响得很突然。我想可能是阿来，她南下这么久了，也该来一个电话慰问慰问了。我拿起了电话，却没有声音。我说：“喂，谁？——你是谁？”

电话里平静地说：“坏女人。”

我侧过头，把手叉到头发里去。我拼命地眨眼睛对着耳机认真地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我不追究你的意思，我没兴趣。”电话里说，“我只是通知你，我取消你一次见女儿的机会。——做错了事就应当受

到惩罚。”

我刚刚说“喂”，那头的电话就挂了。对女人的告诫男人是不该忘记的。星期五下午我居然又站到女儿的幼儿园门口了。我拿着当天的晚报，站立在大铁门的外侧。后来下课的铃声响了，我看见了我的女儿，她没有表情，在走向我。

大铁门打开的时候孩子们蜂拥而出。他们用一种夸张的神态扑向一个又一个怀抱。我的女儿却站住了，停在那儿。我注意到女儿的目光越过了我，正注意着大门口的远处。

我回过头，我的前妻扶着自行车的把手，十分严肃地站在玉兰树下。

我蹲下去，对女儿张开了双臂，笑着对女儿说：“过来。”就在这时，我听见我的前妻在我的身后干咳了一声。女儿望着我，而脚步却向别处去了。我的前妻肯定认为女儿的脚步不够迅捷，她用手拍了一下自行车的坐垫。这一来女儿的步伐果然加快了。这算什么？你说这算什么？我走上去，拉住自行车的后座。我的前妻回过头，笑着说：“放开吧，在这种地方，给女儿积点德吧。”我的血一下子又热了，我就想给她两个耳光。我的前妻又笑，说：“这种地方，还是放开吧。放开，啊？”真是合情合理。我快疯了。我他妈真快疯了。我放开手，一下子不知道我的两只手从哪里来的。

我拨通了前妻的电话，说：“我们能不能停止仇视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看在我们做过夫妻的分上，别在孩子面前毁掉她的爸爸，能不能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

那头又挂了。再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不对劲。是哪儿不对劲,我一时又有点儿说不上来。女儿似乎是对我故意冷淡了,然而也不像,她才六岁大的人,她知道冷淡是什么?

我们在一起看动物。这一次不是我领着女儿,相反,是女儿领着我。女儿相当专心,从一个铁窗转向另一个铁窗。我只不过跟在后头做保镖罢了。女儿几乎没有看过我一眼,我显然不如狮子老虎河马猴子耐看。我是一个很家常的父亲,不会给任何人意外,不会给任何人惊喜。你是知道的,我不可能像动物那样有趣。

这是女儿愉快的黄昏。应当说,我的心情也不错。我的心情像天上的那颗夕阳,无力,却有些温暖,另外,我的心情还像夕阳那样表现出较为松散的局面。我决定利用这个黄昏和女儿好好聊聊,聊些什么,我还不知道。但是,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,我爱她,她是我的女儿,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,当然,我更希望看到女儿能够对我表示某种亲昵,那种稚嫩的和娇小的依偎,那种无以复加的信赖,那种爱。我什么都失去了,我只剩下了我的女儿。我不能失去她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女儿在看完动物之后随即就回到孤寂里去了。她不说话,侧着脑袋,远远地打量长颈鹿。我知道她的小阴谋。她在回避我。一定是她的母亲教她的,我的女儿已经会回避她的爸爸了。我严肃起来,对我的女儿说:“我们到那棵树下谈谈。”

我们站在树下,我一下子发现我居然不知道如何和我的女儿“谈”话。我无从说起。我感觉我要说的话就像吹在我的脸上的风,不知道何处是头。我想了想,说:“我们说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,好不好?”